

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

黔南丛书



【点校本】

第七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 南 丛 书



【点校本】

第七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南丛书. 第7辑/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主编.--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221-11800-4

I. ①黔… II. ①贵… III. ①地方丛书-贵州省
IV. ①Z1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8985 号

黔南丛书第七辑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主编

出 版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龙建人 徐 晶
装帧设计	熊 锋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1800-4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本书获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黔南 丛书

南丛书（点校本）第七辑

淮海易谈

【明】孙应鳌 撰
张新民 点校
赵广升

（外一种）

孙山甫督学文集

【明】孙应鳌 撰
赵广升 点校
张新民 审订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南丛书》整理委员会

总顾问 陈福桐

主任 顾久

副主任 蒙育民 程鹏飞 张新民

成员 王羊勺 程亦赤 陈琳

《黔南丛书》编辑部

主编 顾久

副主编 王羊勺(执行) 张新民

主任 王羊勺

副主任 程亦赤 陈琳

凡 例

一、本书为《黔南丛书》(点校本),以贵阳文通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年)本为底本进行标点。

二、原书为未作标点繁体字直排传统印刷,本书为常用标点规范简体字横排现代装帧印刷。

三、原书卷帙较多,因时间和其他客观原因本书不作详细注释,仅作一般校勘,有部分内容简单易懂的不出校。

四、原书中的繁体字、古体字、异体字、通假字随文改为现行通用简体字,个别无法改动的予以保留。

五、原书中的脱、漏、讹、衍和倒置,经点校者查实后随文进行增、补、改、删和乙正并出校,无法核实的保留待考。

六、本书用同一号字体排印,原书中的夹注小字用小五号字随文注明,按语、附录等用另一种字体排印。

七、原书中所引书名、文章名均加书名号,前后不一致者可保持原貌。

八、原书中的人名、地名及少数民族称谓,前后不一致者在核实后随文改正。

九、原书中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称谓的字如“狝、獠、獯”等,随文改为“仲、僚、保”。

十、原书中的历史纪年用()作注明,如“清道光元年(1821)”,不加公元二字。

出版说明

民国时期贵州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后改为贵州文献征辑馆),在任可澄、杨覃生主持下,编纂完成一百七十余卷的《贵州通志》,该志为民国时期国内编纂的几部省志之一。同时,通志局同仁在省内外搜集到大量有关贵州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民俗的文献、著作和史料,编辑了一套地方性历史文化丛书——《黔南丛书》,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印行六集一百七十四卷,后另编印别集和别集之一二集三十卷,共计收录著述文献六十一种,分装七十七册,二百三十余万字(按,原书为未标点本,数字为估计数)。这部丛书取名《黔南丛书》,意在系统地反映贵州历史时期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和使用这部丛书了解和研究贵州。《黔南丛书》所收书籍,主要是明清两代黔人和宦黔官吏、旅黔人士所著,其中明代作者八位,著述十种;清代作者三十九位,著述四十六种;民国作者三位,著述五种。所收著述文献包括贵州各民族的风俗

民情,各阶段的历史文化记述和研究,个人诗词文章以及历史典籍的研究等等。

《黔南丛书》是贵州较为珍贵的历史古籍文献,出版后,由于印数不多,流传较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我们知道,全国当时也只有二十二个单位收藏该书。故该丛书使用范围较窄,没有为学术界和专业研究人员广泛引用。上世纪九十年代贵州学术界开始对该书进行整理,但也局限于零星、个别地进行,出版过一些单行本。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事业蓬勃发展,学术研究、编史修志和社会建设非常需要从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吸取丰富的历史史料,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一些有识之士在各种会议上呼吁,整理和保存文献古籍,也包括对《黔南丛书》的整理,这种情况很快得到省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持。2005年,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倡议下,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牵头,组织了省内部分学有专长、精通贵州文史和有扎实古文功底的专家学者以及一些中青年文史研究工作者,开始《黔南丛书》的全面整理点校工作。参加该项工作的多数是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特聘研究员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200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计划中,将《黔南丛书》列入贵州省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并于同年被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选中并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成为贵州省第一次入选国家古籍整理规划的系统工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黔南丛书》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全套丛书约三百万字的整理书稿已经交付出版印刷,于“十一五”期间出齐。因是重新整理和出版,原书编排顺序已作调整,故命名为《黔南丛书》(点校本),但在书中注明为原书之第××集,且内容亦没有增删,以此区别于原文

通书局本。

《黔南丛书》(点校本)出版后,对国内外人士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贵州的历史,对增强贵州人的自豪和自信,振兴和发展贵州的文化事业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一定会推动贵州今后的古籍文献整理和古籍保护工作向前发展。

《黔南丛书》整理委员会

2008年8月

合刊《淮海易谈》《督学文集》序

《淮海易谈》《督学文集》两书，均吾黔乡先贤孙应鳌先生所撰。先生乃有明一代大儒，黔中王门之主将，惜身后著述散佚甚多，事迹亦沉晦不彰。盖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先生文集竟遭禁毁，其中奏议、书札之类，则几致毫无存留。故一生宦辙所至，游踪所过，均有政声达于朝服，口碑播于士林，然入清以来，知之者既鲜，论之者亦寡，实皆缘于著作长期遭厄不传，而陋夷黔中王门曷以无鸿儒耶。故乃发奋搜考汇纂先生全集，拟先梓行《淮海易谈》《督学文集》两书，且概述其人一生之行履事迹，考证其书之流传厓略，冠于书前，供参考焉。

001

一、一代磊砢英绝之士

先生字山甫，号淮海，别号道吾，贵州清平卫今凯里人。生之日，适卫人馈六鲤，因名为应鳌。早年就塾从周慎轩受业，日诵数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义，能属文章。嘉靖二十四年(1545)，

先生年十九,以儒士应乡试,时值阳明心学传人徐樾任贵州提学副使,一见大奇,许必魁多士,放榜果中第一,遂从徐樾问学。嘉靖三十二年,成进士,贵州之解元进士,乃始自先生。旋选庶吉士,读书中秘,尝师事陈梅山。未几,改户科给事中,迁刑科给事中,出补江西按察僉事,历陕西提学副使、湖广布政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抚治郧阳,入为大理卿,迁户部右侍,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事。万历四年(1576),补经筵讲官。五年(1577),归里,筑孔学精舍,致力圣学,教授乡里。十一年(1583),举刑部右侍郎,次年进南京工部尚书,上方以鼎铉属之,而先生已不起,卒于家,年五十八岁^①。温纯有集杜诗八首,哭之甚恻,其中一首云:“淮海维扬一俊人,湖南为客动经春。古人已用三冬足,归赴朝廷已入秦。朝廷袞职谁争补,枉沐旌旄出城府。童稚相亲四十年,使君高义驱千古。风流儒雅亦吾师,药饵扶吾随所之。川合东西瞻使节,白头吟望苦低垂。”^②卒后六年,贵州巡抚郭子章等为其请谥,万历三十年(1602)诏下,赐谥文恭。遂于清平城中建祠祀之,郭子章、田雯先后撰有祠记。而蜀之大儒祠,亦将其与赵大州、胡庐山,合称三先生,增祀于其中。

先生一生事迹行履,可称述者颇多。举其要者,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为户科给事中后,目睹国家财用匱乏,即上《财用大计疏》,为朝廷采用推行。时严嵩秉政,权倾朝野,台省多取容,先生独避远。嘉靖四十年(1561),先生“督学关中,以濂洛之学自任,莅政举大体,不亲细务,教士务实效,不为虚名,当时号称得士”^③。盖日以邹鲁微言训迪,故士类遂蒸蒸而兴起。抚治郧阳,则进疏劝上,力主修德勤政,语颇剴切。又尝向穆宗建言纂修实录之事,遂“敕宜将六部嘉靖四十五年间见行事,例详加采辑,送史馆编汇,以续《大明会典》之后”^④。隆庆三年(1569),

遭言者蜚语构陷,乃愤然以疾告归,“远近问学者履盈户,公乃选伟拔山之麓,得其胜者止焉,遂辟为书院,以居学徒”^⑤。万历元年(1573),先生复起官佾都吏,再抚郧阳,时有诏录“建文死事诸臣,人皆讳,未敢言。公推衍诏书德意”^⑥,上疏奏之,特请建文君号编年,补国史之缺,举朝目为昌言。万历四年(1576),上幸国子监,先生进讲《尚书·无逸》,上嘉纳之,命坐赐茶,且宴于礼部,翌日降玺书褒谕之。有《讲筵恭述》四首纪其事,其中一首云:“衮衣缥缈五云间,侍从威仪玉笋班。讲罢典谟因讽劝,即看喜气满天颜。”^⑦君臣经筵授受,可谓颇得知遇之恩,而先生进讲,亦必以正心为宗旨,读其诗即可知之。

由此可知,先生一生为政,无处不以倡明圣学任之。而耿介忠直,文雅风流,建树既多,人皆仪之。若衡以“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之言^⑧,或庶几近之。尤其虽为心学阵营中之重要人物,然为政教士则汲汲讲求实效,诚可谓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乃开启有清一代实学风气之先者。明儒陈尚象称:“公德器性成而操存,于学问者笃,才猷天授,而体验于躬行者,精处为真儒,出为名世,上结主知,下学苍赤,有由然矣。”^⑨而隆庆三年(1569)间先生返乡闲居,贵州巡抚蔡文以遗贤养病之名,重新向朝廷荐举,也以“閤通博达,声实兼收,操履无议”许之^⑩。揆以其一生事履,均为允洽之言,足以信据,可受之无愧矣。

先生乃阳明再传弟子,黔中王门之主将。早年从徐樾游,即沃闻其所受心斋学问精义,心仪阳明其人其学,影响一生学问路数方向^⑪。以后又“遍交罗念庵、胡庐山、邹颖泉、赵大洲、耿在伦、楚侗诸巨公,往复切劘,温故知新,浩然自得”^⑫。非特与泰州硕儒交往甚多,即与江右宗匠过从亦密,熟悉两家阳明后学为学宗旨,而辗转有以启迪黔中王学。然若论一生受益最多者,则

为楚中王门巨擘蒋信。尝自谓：“道林先生蒋公，嘉靖癸卯（1543）督学黔中，鳌未获见也。洎癸丑（1553），鳌入仕，往来道武陵境，始见之，见则未尝不造膝移日。虽旋别去，凡谭说之入耳，鼎鼎于心，又未尝忘也。”^⑬则蒋信督学贵州期间，始终与先生缘吝一面。至嘉靖三十年，先生入京应试，途经武陵，晤论于桃园三日，默悟审几慎独合一求仁之旨^⑭，二人始得定交。以后则屡次从游，大得印证，其所撰《道林先生粹言》一书，即得诸蒋信论学之语。盖先生少年虽已知慕圣学道，然志之始坚则得益于蒋信。而其一生学问取向，受信沾溉者尤多^⑮，乃至终能崛起于西南，再创黔中王学发展之高峰。

蒋信尝亲炙王阳明，为王门早期弟子。早在正德三年（1508），王阳阳谪戍龙场，途经武陵，信即偕同郡冀元亨共往事之。后复追随阳明至龙场，结交黔中学人，朝夕请益，发明圣道。而刘瑾伏诛，阳明调任江西庐陵，信又随其同往，问学不辍。以后则长期师事湛甘泉，得诸湛氏者甚多。嘉靖十八年（1539），信出任贵州提学副使，政余即主讲文明书院，传播心学正学，又为龙场阳明祠配置祠田，黔中弟子问学者颇夥，其于黔中、楚中两大学派，均有开创风气之功。而王、湛之学，互有异同，时人或以为阳明之致良知，即甘泉之体认天理，遂曲为疏通，辗转调合。而先生既受业于蒋信门下，浸淫两家之说既久，亦当有折衷之处。信践履笃实，不事虚谈^⑯；先生亦讲求实效，不事华藻；二人皆以求仁为学问宗旨，则可见前后源流之一贯。而先生在官即为才臣贤吏，多有美政之举；为学则为通人达士，多有美俗之功，学愈进则愈精，义愈进则愈高，亦不为有明一代磊砢英绝之才，郁积勃发而大有作为也。

二、圣门之学全在求仁

先生虽外出交游时间甚多，然居黔讲学之日亦长。与思南李同野、贵阳马心庵，相互交往最契；于黔中王门之发展，实大有推波助澜之功。盖斯三人也，均同出蒋信之门，同传阳明之学，可称为阳明再传弟子。又皆讲学不辍，各有著述传世，请益者一时履盈门庭，均无不翕然宗之。江右大儒郭子章巡抚贵州，入黔前邹元标别号南皋送行江上，尝告之曰：“黔中孙淮海、李同野、马心庵，皆致力斯学，君此行，惜不及见三君耳。”^{①⑦}子章入黔平播后，即多方搜集资料，类次其事迹，专列理学传一篇，编入《黔记》乡贤人物之中，乃愈知元标之言果不欺耶。而元标之所以敬重斯三人，则缘于弹劾张居正夺情辅政，遂被谪都匀六年，多交往地方贤达，与三先生朝夕相处，切劘商讨圣学^{①⑧}，境界工夫无不大进。试检其所著《愿学集》，即可见称道三先生之语，实乃屡见不一见。而“南皋以谪开匀学，其著述尤服膺”^{①⑨}。可证其于黔中王学，贡献亦极大。子章撰“理学三先生”传竟，则不禁有感慨之语云：“王文成谪龙场，黔士大夫始兴起于学。当时龙场生问答，莫著其姓名，闻而私淑者，则有马内江心庵、孙淮海、李同野三公云。予尝读内江诗：‘寒夜窗前听雨时，暗思往事坐如痴；穷愁百结随年长，人在虚空老不知。睡眼朦胧看远山，不知身尚寄尘寰；他年观化应何处，想在虚无缥缈间。’真有朝闻夕可之意。呜呼，可以不愧龙场矣。”^{②⑩}足证三先生之操守学术，虽名公巨儒亦无不拳拳服膺。

贵州建省虽始于永乐十一年(1413)，然汉武时期即开始大规模经略与开发。其时先后崛起于西南，勇于北学于中国，可称

为孟子意义上之真豪杰者，则有舍人、盛览、尹珍三人。均足可与一代学者上下驰骋，非特推动儒学扎根西南，亦开启地方学术文化风气，不可不以“汉三贤”尊而师之。^②然就自成一大学术派别而言，则当始于阳阳之龙场悟道。易言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心学宗旨遂得以大倡，乃至风行席卷天下。黔中学人爱其沾溉，亦无不以振起斯文自任，彬彬然蔚成一大学术派别。而“理学三先生”之凌空崛起，亦足可与“汉三贤”媲美。其中如先生之功业文章，均足以辉光乡邦山川，不能不令后人称羡叹奇，乃至誉为开省以来人物之冠，则洵非一时之偶然也，故研究黔中王门后学，不可不重视其承上启下之功；拟探讨有明一代学术，亦当关注其自一家之思想言说。而名儒大臣之美誉，先生似可受之无愧矣。

阳明心性良知之学，固因如先生辈之递相传承，遂得以发皇光大，以致一时风行大江南北；然先生既以求仁为其本体论宗旨，实亦溯源至先秦孔孟，乃多方吸纳儒家道统思想资源，重开理学发展新境域者。故概括先生之学，则以求仁为根本主脑，以诚意慎独为方法工夫，而尽人合天则无时不贯串前后始终，先验与经验均须十字打开，生命亦因此而无限开放。如先生所说，“道不稽诸孔孟，虽贯穿百家，不足以言道；学不本诸身心，虽涉猎千古，不足以言学”^③。盖夫子作圣，自有根本，本者何耶？即人之本心，一以贯之之妙用也，知一则知心，知心则知体。则无论本体或工夫，彻上或彻下，寂然或感通，先验或经验，心皆为一大枢筌，一大关键，可统摄一切又超越一切，为万物一体必不可少之存在论依据。仁者既为人之本心，又为人之良心，具见圣门之学，全在求仁，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无仁，仁外无心。可见其说既承接孔孟，又契合阳明，虽践履良知天理之说，